

历朝通俗演义

会文堂 1935 年铅印本简体版

蔡东藩 许廑父◎著

民国通俗演义

(中)



新华出版社



历朝通俗演义

会文堂 1935 年铅印本简体版

民国通俗演义

(中)

蔡东藩

许廑父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通俗演义：全3册 / 蔡东藩，许廑父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14.12

(历朝通俗演义)

ISBN 978-7-5166-1443-3

I. ①民… II. ①蔡…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2605 号

民国通俗演义：全3册

出版人：张百新

总策划：黎雨

责任编辑：王晓娜

封面设计：张子航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0

网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印刷厂：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8mm×210mm 1/32

印张：42.25

字数：1,084千字

版次：2015年6月第一版

印次：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1443-3

定价：88.00元（全3册）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10-80599760



目 录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475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483
第六十三回	洪宠妃卖情庇女党	陆将军托病见亲翁	491
第六十四回	暗刺明讥冯张解体	邀功争宠川蜀鏖兵	499
第六十五回	龙觐光孤营受困	陆荣廷正式兴师	506
第六十六回	埋伏计连败北军	警告书促开大会	514
第六十七回	撤除帝制洪宪消沉	怅断皇恩群姬环泣	522
第六十八回	迫退位袁项城丧胆	闹会场颜启汉行凶	531
第六十九回	伪独立屈映光弄巧	卖旧友蔡乃煌受刑	539
第七十回	段合肥重组内阁	冯河间会议南京	547
第七十一回	陈其美中计被刺	陆建章缴械逃生	555
第七十二回	好迁怒陈妻受谴	硬索款周妈生嗔	562

第七十三回	论父病互斗新华宫	托家事做完皇帝梦	571
第七十四回	殉故主留遗绝命书	结同盟抵制新政府	580
第七十五回	袁公子扶柩归故里	李司令集舰抗中央	587
第七十六回	段芝泉重组阁员	龙济光久延战祸	595
第七十七回	撤军院复归统一	开国会再造共和	604
第七十八回	举副座冯华甫当选	返上海黄克强病终	612
第七十九回	目断乡关伟人又歿	衅开府院政客交争	619
第八十回	议宪法致生内讧	办外交惹起暗潮	627
第八十一回	绝邦交却回德使	攻督署大闹蜀城	635
第八十二回	托公民捣乱众议院	请改制哗聚督军团	643
第八十三回	应电召辫帅作调人	撤国会军官甘副署	651
第八十四回	偕老友带兵入京	叩故宫夤夜复辟	659
第八十五回	梁鼎芬造府为说客	黎元洪假馆作寓公	667
第八十六回	誓马厂受推总司令	战廊房击退辫子军	675
第八十七回	张大帅狂奔外使馆	段总理重组国务员	683
第八十八回	代总统启节入都	投照会决谋宣战	692
第八十九回	筹军饷借资东国	遣师旅出击南湘	700
第九十回	傅良佐弃城避敌	段祺瑞卸职出都	707
第九十一回	会津门哗传主战声	阻蚌埠折回总统驾	715
第九十二回	遣军队冯河间宣战	劫兵械徐树铮逞谋	723
第九十三回	下岳州前军克敌	复长沙迭次奏功	730
第九十四回	为虎作伥再借外债	困龙失势自乞内援	738
第九十五回	闻俄乱筹备国防	集日员会商军约	745
第九十六回	任大使专工取媚	订合同屡次贷金	752
第九十七回	逞辣手擅毙陆建章	颁电文隐斥段祺瑞	760
第九十八回	举总统徐东海当选	申别言冯河间下台	768
第九十九回	应首选发表宣言书	借外债劝告军政府	776
第一百回	呼奥援南北谋统一	庆战胜中外并牖欢	784
第一百一回	集灵囿再开会议	上海滩悉毁存烟	791

- 第一百二回 赞和局李督军致疾 示战电唐代表生瞋 799
- 第一百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会 争胶澳勉抗强权 807
- 第一百四回 两代表沪渎续议 众学生都下争哗 815
- 第一百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伤 逾后垣曹汝霖奔命 824
- 第一百六回 春申江激动诸团体 日本国殴辱留学生 832
- 第一百七回 停会议拒绝苛条 徇外情颁行禁令 841
- 第一百八回 迫公愤沪商全罢市 留总统国会却咨文 849
- 第一百九回 乘俄乱徐树铮筹边 拒德约陆征祥通电 857
- 第一百十回 罢参战改设机关 撤自治收回藩属 866
- 第一百十一回 易总理徐靳合谋 宴代表李王异议 874
- 第一百十二回 领事官袒凶调舰队 特别区归附进呈文 881
- 第一百十三回 对日使迭开交涉 为鲁案公议复书 889
- 第一百十四回 挑滇衅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897
- 第一百十五回 张敬尧弃城褫职 吴佩孚临席摭词 905
- 第一百十六回 罢小徐直皖开战衅 顾大局江浙庆和平 913
- 第一百十七回 吴司令计败段芝贵 王督军诱执吴光新 921
- 第一百十八回 闹京畿两路丧师 投使馆九人避祸 929
-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众罪犯 靳总理会叙两亲翁 937
- 第一百二十回 废旧约收回俄租界 拼余生惊逝李督军 946



第六十一回 争疑案怒批江朝宗 督义旅公推刘显世

却说袁乃宽入奏新华宫，正值老袁盛怒，听了袁瑛被拘的禀报，无名火越高起三丈，顿时怒目鹰视，恨不将那爱侄乃宽，也一口儿吞他下去。乃宽瞧着，就知道另有变故，慌忙跪下磕头。老袁用足蹴着道：“你的逆子，真无法无天了。我与他有什么冤仇，竟要害死我全家性命。”说到“命”字，便掷下一纸，又向外面指示道：“你瞧你瞧！”乃宽掉头一望，见外面堆着数十枚炸弹，复将纸面一瞧，便是那亲子寄袁世凯书，这一吓，几把乃宽的三魂六魄，统逃得不知去向，好一歇，答不出话来，仿佛是死人一般；描绘尽致。忽咬牙切齿道：“教子不严，臣侄亦自知罪了，待逆子拘到，同至陛下前请死。”老袁厉声道：“你也自知罪名么？若非念同宗情谊，管教你满门抄斩。”写尽虎威。言毕，起身入内。

乃宽此时，也不知怎样才好，转思跪在此地，也是无益，因即爬了起来，匆匆返家。一入家门，便大嚷道：“坏了，坏了，祸及全家了。”那家人莫明其妙，过来问明底细，都被他呵斥了去，自己奔入卧室，躺在床上，不知流了若干眼泪。待至晌午，妻妾们请他午餐，也似不见不闻，忽觉外面有人语道：“二少爷回来了。”他也不及问明，陡从床上爬起，趿着双履，三脚两步的走了出去。既至厅前，正值袁瑛当面，他口中只说“逆子”两字，手中已伸出巨掌，向袁瑛劈面击去。袁瑛见来势甚猛，闪过一旁，巧巧巨掌落空，几乎扑跌地上，亏得仆役随着，将他扶住。只听袁瑛高声道：“要杀要剐，由我自去，一身做事一身当，与你老子何涉！”这数语，气得乃宽暴跳如雷，正要再击第二掌，那袁瑛已转身自行。乃宽忙连叫拿着，一面追出门首，但见外面立着警察数名，好几个将袁瑛拦住，又有一警吏模样，走至乃宽面前，行礼请安，复呈上名刺，由乃宽匆匆一瞧，具名是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点清警察厅长姓名，用笔不直。当下吩咐警吏道：“你休使逆子远颺，快与我送至新华宫去，我就来了。”警察诺诺连声，押着袁瑛先行。乃宽即穿好双履，趋上马车，随至新华宫来。转眼间已到宫门，见袁瑛等已是待着，当即下车跑入，突被侍卫阻住，他又吓得面如土色。进出都不得自由，无怪吓杀。但听侍卫传旨道：“今上有命，着你将令郎袁瑛，送交军政执法处便了。”乃宽不知是好是歹，只得遵旨带领袁瑛，径至军政执法处。此时处长系雷震春，闻得袁瑛拘到，即传命处内人员，把袁瑛收禁，乃父无辜，任他归去。乃宽得了此信，好似皇恩大赦，踉跄归家。放心一大半。

原来袁氏姬妾，素爱乃宽，自袁瑛发生逆案，都为乃宽捏一把冷汗，适见老袁负气入内，料他是迁怒乃宽，此时欲劝不敢，不劝又不忍，毕竟洪姨伶牙俐齿，竟挺身向前道：“陛下为了袁瑛，气坏龙体，殊属不值。他本是个无知竖子，也未敢胆大若此，据妾想来，定是受乱党唆使，想借此搅乱龙心，今已拘到，但把他收禁起来，已足断绝乱党导线。若讲到乃宽身上，想必未曾知

情，陛下既待他厚恩，索性加恩到底，渠非木石，宁有不格外图报吗？”说得委婉动人。老袁佯笑道：“你敢是为乃宽做说客么？”这一语，打动洪姨心坎，几急得粉颊生红，一时说不下去。适背后有人接口道：“妾意是乃宽不当办，就是他逆子袁瑛，也不必急办。”进一步说法，比洪姨又过一筹。洪姨听着，乃是忆秦楼周氏声音，料她来作后劲，暗暗喜欢。猛闻得老袁道：“你等串同一气，来帮乃宽父子，莫非是与他同谋不成？”这句话更加沉重，几令人担当不起。那知周姨竟转动珠喉，从容答道：“妾闻雍齿封侯，汉基乃定，陛下今日，正当追效汉高，借定众心。试思陛下延期登极，无非为外交方面，借口内变，时来牵制，今云南肇乱，尚未荡平，复生宫中的变案，越加滋人口实，陛下待至何时，方得登基呢？若陛下疑妾等同谋，妾等已蒙陛下深恩，备选妃嫔，现成的富贵，不要享受，还去寻那杀头的勾当么？”语语打入老袁心坎，亏作者描绘出来。老袁听了，不禁点首，便改怒为喜道：“女苏秦，依你该如何办法？”周姨道：“妾已说过了，乃宽不当惩办，袁瑛也不必急办。”伏一笔愈妙。老袁沉思一会，想不出另外妙法，竟从了女苏秦计策，转嘱左右，俟乃宽拘子到来，令他转解军政执法处，一面传语雷震春，只收禁袁瑛一人。雷震春也已喻意，所以奉旨照行。

隔了三四天，步军统领江朝宗，奉了密令，往拘沈祖宪、勾克明，密令中也不说出犯罪情由，朝宗只道他是袁瑛同党，忙带了似虎似貔的军役，跑至沈、勾两人寓中，巧巧两人俱未外出，一并捉住，并由军役严搜，查出盟单一纸，内列姓名，多系内外军政两界要人。朝宗徼功性急，查有数人寄住交通次长麦信坚宅内，便不分皂白，竟转至麦家，指名索犯。麦次长无可如何，只好令他带去。还有司法次长江庸弟尔鄂，名单上也曾列着，索性乘着便道，统行逮捕，一古脑儿带至步军统领衙门，亲自讯问。卤莽可笑。沈、勾二人先行上堂，当由朝宗坐讯道：“你等为何唆使袁瑛，叫他谋为不轨？”两人莫明其妙，便向他转诘道：“江统领！你如何诬我唆使袁瑛？我等与袁瑛，简直是素不相识呢。”朝宗复

掷下盟单，令他自阅。两人阅罢，递交朝宗，齐声道：“名单上列着的，统是我两人旧交，称兄道弟，联为异姓骨肉，原是有的，但并未列着袁瑛姓名，为何凭空架害？”朝宗道：“你两人的拜把弟兄，何故有这般模样多呢？”沈祖宪先冷笑道：“今上并未有旨，禁止我等交结朋友，且试问你为官多年，难道是独往独来的？平日我与你亦时常会面，彼此也称兄道弟，不过名单上面，尚未列着大名罢了。”朝宗被他一驳，不觉怒气上冲，便道：“你等藐我太甚，我且带你等至军政执法处，看你等如何答辩？”沈、勾二人又齐声道：“去便去，怕他什么！”朝宗遂下座出堂，领着沈、勾诸人，竟至军政执法处，拜会雷震春。

这时候的雷处长，早已问过袁瑛，袁瑛供由克端主使，所有从前往来书信，也非自己手笔。这种供词，吓得震春瞠目无言，只好仍令收禁。看官曾阅过前回，克端是袁家四公子，系老袁爱妾何氏所生，面似冠玉，肤如凝脂，并且机警过人，素为老袁所爱，平时尝语人道：“此子他日，必光大袁氏门闾。”嗣是克端恃宠生骄，暗中已寓着传位思想，有时且入对老袁，诉说各弟兄短处，因此克定以下，屡遭呵责，甚至鞭挞不贷。克定正恐青宫一席，被他攘夺，所以时时戒备，平居阴蓄死士，作为护符。袁瑛出入宫中，早已瞧在眼里，此时便信口乱供，索性闹一回大乱子。幸震春颇具细心，飭令还禁，免他胡言瞎闹。新华宫内，不生喋血之祸，还亏老雷保全。正在打定主意，偏江朝宗领着若干人犯，奔至军政执法处来，两下相见，朝宗即欲将罪犯交清，归雷讯办。雷震春道：“你可曾问出主乱的人么？”朝宗就将盟单取出，作为证据。震春看了一遍，便道：“他是结盟弟兄，并不是什么乱党，况且袁瑛姓名，并未列着，怎得牵东拉西？”朝宗道：“今上有密旨拘讯，你怎得违旨不究？”震春道：“密旨中如何说法？”朝宗道：“是从电话传来，叫我速拘沈、勾二人。”震春道：“你敢是听错了？”朝宗道：“并没有听错。”震春道：“今上既囑你速拘两人，你拘住两人便了，为何又拘了若干名？”朝宗道：“名单上列着诸人，如何

不立即往拿？否则都远颺去了。”震春微哂道：“这是你的大勋，我且不便分功。”朝宗道：“我只有逮捕权，讯办权握在你手，彼此同是为公，说什么有功不有功？”震春用鼻一哼道：“你且去奏闻今上，交我未迟。”朝宗不觉性急道：“这是关系重大的案件，你既身为处长，应该切实讯明，方好联衔奏闻，候旨处决。”震春仍是推辞，朝宗只管紧逼，顿时恼动了雷震春，拍的一掌，不偏不倚，正中江朝宗的嘴巴。不枉姓雷。朝宗吃了这个眼前亏，怎肯甘休，也一脚踢将过去。以脚还拳的是少林宗派。于是拳足互加，竟在军政执法处，演出一出《王天化比武》来了。幸亏朱启铃、段芝贵相偕趋入，力为解开，朝宗尚喧嚷不休，段芝贵带劝带问道：“江字兄！朝宗字宇澄。今上叫你传询沈、勾两人，你为何在此打架？”朝宗气喘吁吁道：“兄弟正拘到这班罪犯，要他讯办，偏他左推右诿，我只说了一两句话儿，他便给我一个嘴巴，两公到来正好，应该与评论曲直。这种大逆不道的罪犯，应否由我速拘？应否由他速办？他敢是与逆犯同谋，所以这般回护吗？”朱启铃道：“这是两案，不是一案。”朝宗闻这一语，方有些警悟起来，便道：“如何分作两案？”朱启铃道：“沈、勾一案，是为外交上泄漏嫌疑，并非与袁瑛相关。”朝宗发了一回怔，复嚷着道：“就是我弄错了，也不应敲我嘴巴。”雷震春不禁狞笑道：“我又未奉主子密令，不过据理想来，定然是不相牵连，所以劝你禀明主子，再行定夺，你偏硬要我讯办，还要唠唠叨叨，说出许多话儿，我吃朝廷俸禄，不吃你的俸禄，要你来训斥我吗？给你一掌，正是教你清头呢。”应该击掌。朝宗还要再嚷，朱、段两人，复从旁婉劝，且代雷震春陪了一个小心，朝宗方悻悻自去。剩下沈、勾等人，由段芝贵密语雷震春，嘱他略行讯问，如无实证，不如释放了案，免兴大狱。震春允诺，当即送客出门。是夕招集沈、勾等，略问数语，沈、勾两人，推得干干净净，便于翌晨释出，只袁瑛尚在羈中，一场大狱，化作冰消，都人士纷纷疑议，莫衷一是。又越日，见《亚细亚报》载着道：

沈、勾一案，与袁四无涉，沈、勾系有人诬指其有嫌疑情事，遂行传询，并非被捕，现已讯无他，故即于昨日释出。至袁四公子，素有荒唐之目，时与刘积学相往来，其致函某将军煽乱一事，查系刘某笔迹，迨经执法访缉刘某，早已远颺。既无佐证，故政府对于袁四，亦不复究，但均与犯上作乱者不同。

《亚细亚报》，名为御用报，这种词调，为袁氏讳，已可想而知。小子已于上文中叙述大略，谅阅者自能洞悉，无俟晓晓了。总结一段。

且说云、贵两省，地本毗连，自唐继尧调镇云南，贵州亦归他兼领，只有巡按使龙建章，留任省城，实行管辖地方政务。会护军使刘显世，通好云南，联名讨袁，他得了这个风声，料想兵戈一动，危在旦夕，自己又力不能制，只好筹一离身的法子，遂电呈政府，托言归视母疾，请假三月。也是一个好法儿。偏经政府电复，责他有意规避，应付惩戒，且督令出省视师，巡按使一职，暂由刘显潜署理云云。那时龙建章已预备行装，接了复文，便将计就计，把印信交与刘显潜，自借出巡为名，竟跑出省城，飘然径去。政务厅长及黔中、镇远两道尹，闻龙出走，也相继远颺，顿时贵阳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警两界，合电政府暨各省，请另行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袁政府不加答辩，只飭令署理巡按使刘显潜，会同护军使刘显世，派兵分防，静待援军。两刘本系弟兄，老袁此策，还想把官爵利禄，诱他归诚，显世以滇兵未到，黔兵甚孤，一时未便独立，就拍发密电到京，要求兵费三十万，情愿率兵攻滇。老袁得电后，自幸密谋已遂，竟复电允准。那知刘显世计中有计，想把袁政府的军费，取来讨袁，即以某人之财，还治某人之身。既接复音，遂按兵不动，专待军费汇来。

是时云南护国军第一梯团长刘云峰，带领第一支队长邓太中，第二支队长杨蓁，已入四川境内，川军司令伍祥祯，与滇有约，

不战自退，刘军遂分两路进攻，直逼叙州。伍祥祯步步退却，眼见得叙州一城，被刘军占领了。总司令蔡锷，闻叙州已经得手，便命第四梯团长戴戡，率着步兵一营，炮兵一队，亟向贵阳进发，联络刘显世，会同北征，自率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随后继进。刘显世正望滇军到来，既与戴戡相晤，自然欣慰异常。可巧袁氏允准的军费，亦接连汇到，并接蔡锷军电，已至黔境威宁，于是军威既壮，声讨乃彰，当由公民一千七百余，公推刘显世为都督，宣布黔省独立。刘显世接受都督印信，布告全省道：

为布告事！迺以袁氏背叛国家，窥窃神器，逞其凶焰，举兵逼黔，我父老昆弟，愤其僭窃，痛其凶残，以大义相责，重任相托。本都督顾念国家，关怀桑梓，不忍四方豪俊，无限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重以逆军溯湘流而上，咄咄逼人，亡国破家，迫于眉睫，爰于一月二十七日，宣告独立，所有各种文告，业已印发在案。当滇省宣布罪状，唤起国民救亡之初，本都督本于个人之良心，应即立举义旗，共讨叛贼，徒以战端一启，黔当其冲，仓卒举兵，颇难运转；且意袁氏向非至愚，一经忠告，或能悔祸，故不惜双方调处，委曲求全。何图凶心不死，逆焰愈张，曹锟等率师东下，着着进行，希图一逞。曹兵残暴，邦人所知，赣宁之役，淫掳烧杀，无所不致。倘使兵力集中，立即乘虚攻我，以达其分道进兵之计划，即令我以善意开门揖入，彼岂肯长驱直捣，进薄滇边，不疑我掎其后耶？则蟠踞我城垣，迫散我军队，掳掠我金粟，荼毒我人民，城社邱墟，宁复顾惜？故无论如何，断未有逆军入境，而不糜烂地方，亦决无听其来黔，蹂躏境土之理。唯查逆军情状，多所迟回，此不第直壮曲老之势，可以预决，即就其众叛亲离言之，亦决无可畏。袁氏纵其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

沿江各省，相约枕戈，或以时机未熟，虚与委蛇，或与逆师杂居，尚虞投鼠，云集响应，指顾间事。袁氏亦自知罪恶通天，为众所弃，杯弓蛇影，处处筹防，决不能抽提一军，以作曹兵之后。且从而分调畿辅重兵，麇集大江南北，以防各省之景从，情见势绌，亡无日矣。夫顺逆既分，胜负可决，黔唯有保守疆土，整备兵戎，以待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以图生存于大地而已。所有地方治安，本都督自应率属，共负完全保护之责，各色人等，务望各安本业，勿得稍事纷扰，自召虚惊。为此通令，仰各该官长等，立即出示，晓谕人民，一体知照。

布告既颁，即日委任戴戡为中华民国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联合滇军，共归蔡锷节制，率兵北伐。于是护国第一军部下，分作两翼，右翼为黔军，左翼为滇军。小子有诗咏道：

桴鼓声传远迹闻，滇黔共起讨袁军。
试看义旅联轳日，民意原来顺逆分。

滇黔既联合出兵，川湘边境，顿时大震。究竟孰胜孰败，且至下回再详。

袁氏生平，专喜秘密，故人亦即以秘密报之。袁瑛也，沈祖宪也，勾克明也，无在非以密谋报袁，转令老袁无所措手，亦只可模糊了事。江朝宗反欲张皇，而雷震春竟批其颊，雷其可为袁氏之知己乎？至若刘显世之请求军费，还而讨袁，计诚巧矣，吾谓亦从老袁处学来。袁惯以密谋饷人，人即密谋饷袁，报施之巧，无逾于此。故圣人言治国齐家，必以诚意为本云。



第六十二回 侍宴乞封两姨争宠 轻装观剧万目评花

却说滇、黔两军，联络北伐，黔军司令官戴戡，由遵义直趋重庆，驻师松坎，并遣第一团长王文华，第三团长吴嘏鸾，分攻湘境，牵制袁军。滇军总司令蔡锷，自威宁通道毕节，直达永宁。永宁为川南要塞，系四川第二师长刘存厚驻守地，刘原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闻刘有暗通滇军消息，特调驻永宁，至滇军一到，刘果弃了永宁，退至纳溪；途次接蔡锷来书，劝他即日起义，一同讨袁，他遂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通电各省，声明独立情状，略云：

袁氏不遵约章，悖戾民彝，昔当鼎革之时，即欲拥兵肆逞，同人本天下为公，乃概付以治权，冀其出精白不贰之忱，

宏兹国脉。何图掌国以来，言夫内政，则征敛如此，言夫外交，则败辱如彼。任官吏辄引其所昵，选总统竟临之以兵；甚至立法权揽为已有，暗杀案实主其谋，妨功害能，殄民败国，综其暴戾，罄竹难书。同人惧摇国本，犹复沉吟不发，冀补救于将来，乃彼独夫天夺其魄，恣乱日厉，竟敢假民意以推翻共和，挥党徒而谋兴帝制。蝇营狗苟，上下若狂，劝进之电，出于官闱，选举之场，设于军府，势威利诱，无丑不陈，中外腾讥，群情愤激，卒召强邻之干涉，将陷民命于沦胥。凡有血气之伦，莫不仰天兴叹，滇黔首义，一檄遥传，薄海同钦，景从恐后。存厚不敏，外审大势，内问良知，痛此危亡，中心欲裂。爰整其旅，环甲出征，联合滇黔，挥旗北伐，誓拟盟成白马，重整五色之旗，行看痛饮黄龙，一扫群凶之焰。公等或为望重当时之俊彦，或系首造民宪之元勋，同领师干，身关治乱。岂于此日，遂负初心，宁以爵赏之羁，尽入奸雄之彀？呜呼！挥戈讨逆，事不同于闯墙，拔乱扶危，义实系乎救国。倘袁氏能及时徒窜，还我共和，则本府当卷此旌旗，不为已甚，皇天后土，实式凭之。

是时防沪司令冯玉祥，正进援叙州，沪城空虚，刘存厚遂乘隙攻沪，会玉祥自叙州败还，竟率师截击，玉祥遁去，部兵多半投降。适值蔡锷部下，第二梯团支队长董鸿勋，亦率队到来，两军会合，并力攻沪，一夕即下，于是川南一带，也入护国军范围了。这是陈宦速变之力。

袁世凯本拟于阴历元旦，即阳历二月三日。或阴历正月初四日，实行登极，阴历正月初三日立春，当时有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之义，故谥吉于初四日。偏是西南警报，络绎传来，又害得踌躇莫决，暗地愁烦，每日除阅视公文外，就与几位候补妃嫔，围坐宫中，小饮解闷。各位美人儿，还道他从容寻乐，定由诸事顺手，可以指日登极，所有候补妃嫔的资格，当然好正式册封，不过同辈中共有十数人，

将来沐封时，总不免有一二三等阶级，阶级一定，反致高下悬殊，令人不平，因此大家一喜一忧，各自盼望荣封，免落人后，洪、周二姨，愈加着急。无非恃宠。某夕，洪姨见老袁微醉，含着三分喜色，便乘间进言道：“陛下封赏群僚，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沐有五等勋爵，首列公侯，次为子男，如妾等入侍巾栉，亦已有年，独未得仰邀封典，徒令向隅。古人说的帝泽如春，还求陛下矜察！”老袁笑道：“各省将军巡按使，统是外人，不得不先行加封，免他怨望，你等是一家人，何必这般性急，待我登极后，册封未迟。”周姨向袁一笑道：“陛下此言，总不免厚外薄内呢。”一唱一和，总是二人起头。老袁也笑道：“你等要我加封，何妨自拟封号。”周姨道：“册封妃嫔，系何等大事，我等妇人女子，怎能自拟封号？就使拟议起来，得蒙陛下恩准，也不啻自封一般。试问各省将军巡按使，所有公侯伯子男荣典，还是陛下所定，还是他自行拟就，奏请陛下照封呢？若是他拟就请封，便似汉朝的韩信，请封假齐王的故事了，恐陛下未必照准，他亦未敢如此。所以妾等想沐荣封，总须陛下颁赐名位，方为正当办法。”老袁又笑道：“女苏秦又引经据典，前来辩论了。”女苏秦三字，回应前回。周姨答道：“妾据理辩论，并非为个人争此虚荣，实为全体姊妹行正名定分哩。陛下果怜妾等相随多年，俯如所请，姊妹们都尽沐隆恩，怎止妾一人被泽呢？”假公济私，娓娓动听。老袁道：“要我加封，却也不难，但须有两种分别。”周姨问两种分别的理由，老袁捻着微髭道：“有生子与不生子的分别，如已生子，应照母以子贵的古例，加封为妃，若未曾生子，只好封作贵人罢了。”周姨听到此语，忽然变色，蛾眉渐蹙，螭颌低垂，一双俏眼中，几乎要流出泪珠儿来。洪姨瞧着，已料她未曾生子，所以变喜为愁，现出许多委屈的样子，当即代作调人道：“方今时代，与往古不同，陛下亦须变通办理。妾意封妃问题，应以随侍陛下的年数为定，年份较浅，名位或稍示等差，生子不生子，似不必拘泥呢。”语至此，忽有两人起座道：“妾等入府，不过两三年，但床上的呱呱小儿何